

18 Nights in HK, 看皇后大道东

郑雯

这是我第三次来香港，却是第一次离香港这么近。

出发，香港乱了？

老爸：“香港最近好像很乱啊，能不去么？”

老妈：“尽量集体行动，别一个人乱跑！”

老公：“到那里第一件事就是开通香港手机，要让我们随时能找到你！”

.....

看着 TVB 电视剧里帅到没朋友的香港警 sir 长大的我们，怎么能够接受，香港好像一夜之间就乱了?!

2013 年来港时，还被众人艳羡着，在太平山顶“得瑟”地看万家灯火，听朋友指着半山上的豪宅，揶揄“嫁入豪门深似海”；一个人跑到老远的鸭梨洲海怡工贸，买 300 块一个的 Folli Folli 手包，在中环崇光百货感受着 Shopping Mall 里天堂般的价格与香港销售各种可亲可爱的服务；然后每到 5 月和圣诞节前后，身边总有个把闺蜜叫嚣着“要去香港血拼，可帮带！”

突然之间，这些景象好像都不见了。我们无比景仰的华人首富李嘉诚先生成了“悄然变卖楼盘，转移资产到欧洲的大奸商”；我特别喜欢的香港歌手何韵诗成了“占领中环”和“港独”的代表人物，遭到大陆封杀；大陆游客在与香港居民的对峙中“傲娇”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闺蜜们也转移战场，因为香港的东西似乎也

不那么便宜。

香港的神话一夜间被吹散，让人摸不着头脑，但仔细想想，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却仍然有着他强大的运行逻辑。作为一个神奇的存在，一切矛盾都在他身上涌动，一切问题又由其自行化解。我的高中同学 Musk，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毕业，在华尔街做对冲基金 4、5 年，一直是朋友们眼中的“精英人士”，去年底，他辞去美国的工作来到香港，理由是，“不想每天吃汉堡了，香港是可以吃麻婆豆腐的最好的事业发展地”。我的大学同学 Jiayuan，曾经是一个光鲜的财经电视节目编导，去年跟随老公来香港生子，在“奥运”租着 2 万多一个月的房子，带着孩子重新找工作，很辛苦，但她和老公已经非常习惯香港的生活，因为香港“做事规范，不‘野’，有成长空间”。我的闺蜜们似乎很少听说来香港“血拼”了，但年轻的妈妈们来香港给孩子买保险、打疫苗，却又十分常见。就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全亚洲最顶尖的大学集中于此，就像我即将来到的这所大学，如此年轻，就在三栋大楼里，建成了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排行第 57 名的世界名校。简直无法想象。

我们这些以教书、做研究为业的学者们，好像突然很喜欢讨论起香港问题了。就在此次来香港前，我们团队才刚刚完成一项研究，大意是运用网络数据比较为什么香港大学生比大陆大学生参与社会运动的可能性更高。研究认为，大陆大学生表现出高个人奋斗、高生活追求、高发展效能感的“三高”，和低政治关注、低政治表达和低政治效能的“三低”，这些指标在香港大学生身上正好相反。在经济下行、向上流动机会越来越少、社会不稳定问题突出时，曾经的“三高三低”转化为“三低三高”，使得香港大学生投入大量精力参与社会运动、政治抗议，这一趋

势同样要引起大陆的警惕，因为一旦出现经济长期停滞，年轻人的奋斗和努力得不到正向回馈，大陆也可能出现香港类似的情况。

2016年2月爆发的“旺角暴乱”中，被指控暴动罪的40名犯罪嫌疑人中有14名是“无业”人员，32名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些数字似乎也印证了，香港问题本质上是经济的问题，经济搞上去，年轻人对未来有信心，什么就都好了。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数据的香港和真实的香港，是同一个吗？

出发！我想好好看看他。

访学，谁在香港排名第一的媒体与传播系里？

在为数不多的18天里，我见到了香港排名第一的媒体与传播系里的他们。

蒋莉，城大媒体与传播系最年轻的老师，和我同级啊，顿生亲切感！^^我在周一系里的Seminar上与她成功搭讪并唤醒了她第二天要给我们作报告的记忆，待到第二天相见，听这位亲切可人的小老师讲她做的研究，顿时肃然起敬。蒋老师的兴趣很广泛，研究传播心理学里的语言应用，搜集60几对情侣一周的所有聊天记录，探讨网络人际沟通；研究菲佣和他们丈夫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婚姻的逃离，持续不断地跟进访谈；研究怎样发布信息可以在网络P2P平台上更快地借到钱；研究社会化企业的创新策略比如通过养老鼠在柬埔寨挖地雷；研究宗教信仰影响信息搜寻的可能性等等，直教人大饱学术福！原来做研究可以这么天马行空，有趣有意思！

在香港高校工作的助理教授们，未获得终身教职前，一定不会比内地的“青椒”们压力小。但这里的老师身上，能看见忙碌，看见辛苦，却少见烦躁和混沌。

当然，可能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够长，但至少，他们在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做自己喜欢的、有趣的事，纵使有压力，心情应该也不会太差。回想当初选择读博留校教书做研究的初衷，不就是求一份自由么？自由地瞎看八看，自由地胡思乱想，然后写有趣的文章，做有趣的事，教有趣的课。结果是，大多数时候我们耗费了太多精力做不喜欢的事，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发现自己的灵感和创造力找不到了。

有人感叹中国孩子创新能力差，我也想感慨，我们的研究能不能更有趣一点呢？比如蚊子为什么不会被雨水拍到地上.....

林芬，和蒋莉气场迥异的美女老师，大概是我身形体积的 1/2，却研究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这样宏大的议题。据说，林老师每年都要征服一座“XX 地最高山峰”，所以，不会爬山的社会学者不是好美女！

林芬老师谈香港的社会认同和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是我此行理解香港的重要窗口。她从港英政府时期 60 年代的“六七暴动”开始聊起，细数 70 年代保钓运动、“反贪污抓格伯”运动、廉政公署的建立等反映香港本土意识崛起的标志性事件，到 80 年代、90 年代基于香港生活方式的社会运动，再到 97 回归后“反 23 条”、“反高铁”、反国民教育、占领中环等。香港人的独立意识、政治诉求及其生活方式，有其形成的深厚历史渊源，并非一朝一夕针对某个领导者的结果，也并非强制力可以轻易改变。我们看待香港问题，如果割裂历史，仅仅关注香港人聚集到 D&G 门口集体驱赶“蝗虫”，那就无所谓大陆与香港之间的互相理解。我们也许应该看到，香港人长期以来作为中西交融体的存在，不驯服于任何一方，拥有自

己独特的生活哲学和文化资源。以海港城为例，这个香港第一个本土 Shopping Mall,曾经关系到那么多香港人的生计:商贩在这里摆摊，赚钱，学生、文人、艺术家可以花一元钱，在小咖啡馆点上咖啡和蛋糕，天南海北地聊上一下午。这么一个香港最大的本土文化聚集地，如今成了香港最大的奢侈品购物场所，它受到无数大陆游客的喜爱，却离香港人逐渐远去。当我们看到香港的种种繁荣，都没有底层参与获利，那所谓的“自由行”赴港生子等就成了大陆与香港矛盾的最大的导火索。

再回到我出发时关心的问题，香港问题是经济的问题吗？

是，但不是最重要的。97 回归时，香港经济占到中国 GDP 近 1/4，如今，可能只有 3%，无业人员跑去“占领中环”了，年轻人特别是香港本土青年对未来担忧重重，这些都正确。但从更长的时间来看，香港这一特殊的历史存在深深影响了香港人特殊的生活方式，对他们而言，经济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政治、幸福感、生活状态、历史记忆、公共空间等都是他们要求坚持甚至强硬坚持的东西，这不是搞搞经济就能解决的，更不是在讨论先生鸡还是先生蛋。将香港问题归结为经济问题，是一种简单粗暴。

小林哲郎，我见过英语说得最好的日本人，而且特别帅。不久前，他刚从日本举家来香港，还在适应这个城市的过程中。我问他还会回日本吗？他说不一定，未来都是 open 的。作为一名奋战在职称前线的大陆高校教师，我很难想象“教授”这种世界上最稳定的职业的流动性。我是复旦人，一辈子就是她了？呵呵，忽然觉得很有趣，不知是不是因为小林太帅太优秀，所以在不同国家之间跳槽无

障碍？我们可能要问自己，即使有这种可能性，我们会不会愿意放弃安逸，尝试新的挑战？这种对未来的开放心态和对所有流动的可能性的预期，也是香港这座城独一无二的地方。城大媒体与设计系中的教授们几乎都在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学校待过，仅仅香港这一个地方，学校之间的流动性也很大。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来香港，也可以随时离开香港去往别处，但这里就是能聚集最顶尖的人才。所以，香港高校教师的待遇世界一流，香港教授收入高、社会地位高、生活质量高，也不那么奇怪了。

悄悄问自己，你够格来香港教书么？悄悄回答，还差十万八千里那！不过，未来，谁知道呢：)

祝建华，华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搞定量、统计、大数据最牛的老师。读书时见过几次祝老师，他每次都在讲计算社会科学与传播学研究。如今在城大，千里迢迢来到香港，他讲课的题目还是“大数据、计算社会科学与传播学研究”。跟祝老师在一起，什么都不用谈，什么人生、理想、爱，都比不上计算社会科学与传播学研究；祝老师发邮件，也永远言简意赅，什么废话也不多说，“欢迎报名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Workshop !”无论是远远地看着祝老师上大课，还是近近地听他聊小天，我总觉着这是位不食人间烟火的大神，为传播计算社会科学与传播学研究而生，三句话不离本行。就像袁隆平先生，三句话不离水稻。他们都是一类人，追求着简单的执着，然后一路向西，做成大事。

来城大以前，我一直以为，我和祝老师的缘分是到不了看他大笑的。几乎所有的时候，祝老师都是认真的、内敛的，理性的，没有太多表情地说着他的研究

和他的实验室，但这一次，居然！祝老师！眉飞色舞起来！

因为什么？

因为讲到了他的学生 Winson PENG。也很有幸，我们在港期间，聆听到一场 Winson PENG 有关计算传播科学的研究报告。作为城大媒体与设计系最优秀的毕业生，Winson 以及近些年陆续毕业的实验室的学生们，是祝老师最厉害的学术成果。老实说，看到祝老师眉飞色舞的那一刻，我的心里有一丝感动，老师之于学生，学生之于老师，那些岁月那种感情，真的美好。

何舟，有点碎碎念的“全能神”。其实何老师一上来讲，有些观点我是不能认同的。比如他曾经带大陆学生团出国，遇到各种奇葩事，于是总结大陆年轻人素质堪忧。我心里悄悄说，以偏概全了吧何老师.....

但听着听着，“故事”一点点展开，原来何舟老师不是只骂大陆学生的，他也骂学校高管，骂外国人，在创办这个全港第一的媒体与传播系的过程中，为争取平权彻夜写“战书”，用自己的非母语与母语人士辩论。大到和各种“反对派”斗争，小到自学钻研怎样花少少的钱做一张功能强大且设计感十足的会议桌，包括何老师在内的几位城大中流砥柱的资深教授荣辱与共，在革命般的友谊中与城大媒体与传播系紧紧相连。这群人不是纯粹的大陆人，不是纯粹的美国人英国人，曾几何时，他们也不是纯粹的香港人。但如今，这样一群人靠着简单执着、靠着“自学成才”在香港打下了一片天地，他们建构了“香港人”与“香港精神”。

还有李宇宏，曾经的央视编辑，现在城大教纪录片。她指导学生拍《父辈文革》、《香港故事》，将无比丰富的个人情感和态度偏向融入作品。她和祝老师一

样简单执着，永远在聊着她的纪录片；和何老师一样碎碎念，对这对那都有非常独立的想法；和小林一样，漂泊过很多地方；和林芬一样，关注最深刻的社会问题；和蒋莉一样，有趣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他们是一群复杂而相似的“香港人”。

当然不能漏了 Kitty 和 Heidi，雷厉风行，做事干净。他们也是我心目中香港人的典型。虽然不会“自来熟”，但亲切、贴心，讲规则，讲效率，总是能安安静静地安排和处理好所有的一切。有他们在，一切井井有条。

当然还有一位。

李金铨，江湖人称 CC，“多闻雅集”的“集父”。

整个访学期间，李老师几乎花了他所有的业余时间陪伴我们，也尽了最大可能为我们的访学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和交流机会。于他而言，多闻雅集已然成为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因为城大这个项目意义非凡：“我们不是资助已经成名的学者，而是帮助还在努力中的年轻人成长，这对他们的影响更大。”据不完全统计，李老师在我们在香港时说的最多的故事，是当年如何搞出了多闻雅集；在我们离开香港后，说的最多的话，是提醒我们要写“多闻雅集游后感”。

2016年，作为一名新入职的教师，因为教学任务的问题，我差点就不能来香港了。当自己彻底死心，抱定“明年再搏”的念头时，竟然有一位长者，通过斡旋和太极，重新让我回到了来港访学的轨道上。一切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这是智慧。

朋友说，李老师是台湾香港人，比香港人更懂中国；我会心一笑，想着李老

师微醺着和我们聊施拉姆的八卦，回答，李老师还是香港美国人，比东方人更懂西方。

印象最深的画面，是李老师和师母站在尖沙咀的海边望港岛，师母说，“当年我们就是从这里乘一个多月的轮渡去了美国，那时连接香港和九龙的海，还很宽。”好感慨！那些年，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义无反顾地跟着一个帅气小伙儿去美国，一起住地下室，一起读书，一起咬文嚼字研究美联社、路透社的新闻导语，通过《纽约时报》学英语、一起养育孩子，再一起回香港打拼。

“她从来没有怨言，我到哪里，她就到哪里了。”说这话时，老师已是学贯中西的泰斗级人物，他握着师母的手，师母则在羞涩的笑。

真的好美，@李宇宏，应该拍成《香港故事》。

写到这里，回头再看。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的他们，每一个都独一无二，每一个却又相似相融。

行街，皇后大道东上为何没皇宫？

四月的香港，连连雨天。

我对香港最大的偏见，可能是认为，香港和上海一样，只有摩天大楼和生活节奏，适合打拼但不适合生活。此番香港行，小小地领略了香港的山和海，羡慕到流眼泪。而此行最大的遗憾，也是未能与李老师及众多友完成一次行山。

好吧，行山不成，行了不少街。

“皇后大道，是香港开埠之后建设的第一条沿海市中心主要道路，位于香港

岛北岸，由中西区的石塘咀，一直延伸至湾仔区的跑马地，全长约 5 公里，共分为皇后大道西、皇后大道中和皇后大道东三段，是香港市中心，所经之处都是精华商业、金融区。”以上说明引自百度。

一直很想从“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东转皇后大道中”，因为罗大佑在 1991 年无比骚气的《皇后大道东》这首歌中，居然含蓄地写了香港人对 97 回归的政治期望与担忧，如此牛 X 的作品，直到此次来港，才得以好好地体验了这段路。“皇后”是英女王吗？“伟大同志”是我党吗？“皇后大道东上为何没皇宫？”真的来了，觉得都不重要，就像罗大佑自己也从来没有说清楚过这首歌的意向，但就是这样一种“东”和“西”的模糊存在，造就了香港。

“每次买卖随我到处去奔走，面上没有表情却汇聚成就”。

去朋友 Jiayuan 家里做客，看到他们家请的菲佣，从进门时就对我非常谦卑地鞠躬，轻轻地不敢说话，走路蹑手蹑脚，他们夫妇二人白天上班，16 个月大的宝宝完全交给菲佣。我问他是否担心，他说香港年轻人都这样。大家会在家里装摄像头，香港政府有制定菲佣的标准价格（便宜到哭），菲佣永远以一种仆人的姿态服务着香港人和香港家庭，除了周日休息一天，其他时间即使家里没有事，也永远在擦地、擦地、擦地。

然后，周日出门，我就真真切切地领略了菲佣“占领中环”。地铁上、商场里、马路边，聚集了大批大批的菲佣，他们在兴奋地大声说话，一改在家里做仆人的形象，姐妹们三五成群，站在中环、尖沙咀等地铁站附近，等待同伴一起出游。周日是他们的狂欢日，却影响了香港人的生活。因为堵路等原因，菲佣周日聚集

这一问题被提交香港立法会，正反双方激烈辩论，最终的结果是，香港尊重并保护这些菲佣的正当权利，给与他们释放自我的空间、时间和条件。

这是香港。

来香港后入住张永珍楼，保安小哥带我上楼，帮我提行李，热情周到地给我介绍屋内各项设施。临走时说一声谢谢，小哥居然和我说“不打紧！”这是大陆哪里话？不知道，但真TM地道！真TM暖心！

到尖沙咀逛书店，见到路边的菜场，进去买水果，卖水果的阿叔说粤语我听不懂，多问了一句，阿叔就火气非常大，对着我吼起来。具体他吼了什么已经忘了，但这也是香港。

CC说，他来到香港，非常努力学习粤语，因为这是对当地文化的尊重，我觉得很有意思。大陆姑娘蒋莉，和我在办公室聊天，一个学生进来，迅速切换到粤语频道，如此自然，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这是香港。这次，我认真地看了他很多眼，努力离他更近点。

歌曲试听，请戳：<http://bd.kuwo.cn/yinyue/1230033?from=baidu>

文末彩蛋：我是何时觉得离你那么近？

Lili

那天，王蔚和向芬说要去又一城吃东西，你拉着我的胳膊，说不去，去南山村，我从了你，4人兵分两路的一瞬间，你好开心地说，耶耶！走！我请你吃饭去！

是因为我从上海帮你换了港币带来，积攒在你心中那么久的想请我吃饭的愿望成真了？还是因为甩掉大部队，悄悄请我吃饭的感觉很爽？哈哈哈哈哈哈，笑死本宝宝了，lili 你好可爱!!! 但我还是把你卖了！哈哈哈哈哈哈！

我记得那天我们点了咖喱饭、炒时蔬、炒石斑，比我爱吃的炒鱿鱼美味 1000 倍！真的难忘。

向姐姐

直到那顿大餐前，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高冷的女人。

去海棠轩找你们，在你屋里坐等大家，看到你书桌上摆得整整齐齐的水果，直想问你是什么星座的。然后你很优雅的帮我剥猕猴桃，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帮我剥过水果吃了：((((((((那一刻我的小心，蹦蹦乱跳，可是不敢说.....因为你是向神.....

直到那顿大餐，你在所有人的担忧和焦虑中搞出了一大桌美味佳肴，累了一天的你，和李老师两人站在屋里阳台的落地窗前。黄昏，真美好。

我喜欢你给我取的名字：向姐姐，“小八”在此。

王蔚

其实吧，最早叫“王老师”的时候，真的觉得您是前辈！

然后吧，前辈在某一天，突然分享了她在北京找黄牛买房的经历，那一刻，我就觉得如果等我变成教授，想创个业赚点钱什么的，必须找王老师！于是，在大公报之行后，我俩筹划着“创业”了，然后，新项目因为前辈和我都在瞎忙，么有下文了。

创业不成，但我俩还有个最共同的事业会一起推进，就是培养熊孩子。作为一个还在恍惚之中的新晋妈妈，直到看王蔚在群里分享她给儿子买的变形金刚什么的之前，我压根没想到要给小朋友买东西……这是妈妈么？是亲妈妈么？？？!!!

前辈的举动点醒了我，从为自己买买买进入为孩子买买买的状态。

做妈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我要跟着前辈继续学：)

杰哥

读书时就和你认识，但只知道这个家伙书读的多，混迹过你发起的读书会，觉得你是“想拿好成绩必须抱的大腿”等等。后来看到多闻雅集 2016 年入选名单，还专门查了查此张杰是否是彼张杰。结果呢？我们先在上海相聚，然后就香港相聚了：)

有太多细节表明，你是一个暖男。比如我到香港那天，是你给我发消息提醒我如何从深圳湾过来；到香港第二天，你专程来接我去海棠轩和大家会和；离开香港时，大家都忙，你还是来送我扛箱子上车……

我觉得你的孩子有你这样的爸爸应该特别幸福。因为每天，你都会像给小朋友发大红花一样夸一夸我，像唐僧。

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谢谢杰哥！

柴妃

还记得一起去交税的那一天么？

大家说，柴妃会走丢，要注意，结果那天，柴妃带着我，到达了目的地。

其实大家刚建群时，谁还不认识谁，一只带着墨镜的猫就对我说：“你叫什么？那个学校的人？”然后我们一来二去，你每说一句话都加上一个“哦”：

“哦，你有住的地方？”

“哦，怎么只有十八天呢？”

“哦，便宜啊！”

“哦，那很遗憾！”

我当时的感觉是“哦，my god”.....

我俩在税务大楼里办证，你给我看你老婆的照片，说老婆来了，水土不服的眼睛和肚子就都好了；说跳槽去重庆的故事，因为不想混着没奔头；说办好证咱们去旁边找玩具城 给儿子看看小汽车。你说每件事都那么认真，特别在港中文，如此认真地介绍了重庆大学，那一刻我真的很想和你做朋友。

今年我们这批有三个兄弟姐妹一起中了国家社科，因为在食堂，你很认真的和我们一起许愿，然后，人多力量大，认真有好报：)！

柴妃，我们做朋友好吗？：)

刘教授

刘教授真人不露相！

有着一双迷离而眯眯色的眼睛（不是色眯眯），映衬在具有民国画风的雪白的皮肤下，每天在微信朋友圈分享特别有文化的内容。回来那么久了，我才忽然回过神来，我跟那么多教授副教授们，愉快地玩耍了近一个月？而这其中，唯一一个正牌教授，还是香港媒体圈的大红人！

你去了一趟中国研究中心访学，怎么就搞得像自己家似的？你研究大公报，怎么就搞得像自己家似的？那天，大公报派车来接我们去报社，你姗姗来迟，司机小哥一个箭步冲上去给刘教授打伞遮雨，眼中满是深深的崇敬。我瞬间觉得，此行将深刻地影响我未来的职业生涯。

老大

最后的彩蛋，送给老大。

用尽全身力气发功，祝彩蛋早日变喜蛋!!!

你懂的，么么哒^^

大家加油!!!!!!